

岁月是一条河，其水汤汤，其浪滔滔，哗啦啦啦如前进的脚步，无止无息地奔流。

这条河是大禹疏通过的河，是在《山海经》中流淌的河，是孔子老子谈论过的河，也是李白指出源头的河。这条河是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。这条河的一起一伏，如同聂耳洗星海刘炽们谱曲时的呼吸，浮漾着时代的阴晴睡醒。看这大河的气势吧，“三万里河东入海，五千仞岳上摩天”，何其豪壮！

在这河里，分明有一条灵光四射的文脉，贯穿始终。那些志存高远、心系苍生、勤奋努力的作家，他们不断掀起的激动人心的浪花，终会蒸腾而起，成为我们精神天空不灭的流霞，焰火一样辉煌。

数流霞，从头数。哦，那是隐约可见的甲骨文，那是隐约可见的金文，那是隐隐约约的霞光初露的八个字：“断竹，续竹，飞土，逐肉。”接下来，大篆小篆隶楷行书如群莺乱飞，目不暇接。从“关关雎鸠”，到“余幼好此奇服兮”；从“籍曰：‘彼可取而代也。’梁掩其口”，到“君不见，青海头，古来白骨无人收”；从“环滁皆山也”，到“气吞万里如虎”；从“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”，到“一语未了，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，说：‘我来迟了，不曾迎接远客’”；从“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，他永远是得意的”，到“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”；从“月亮升起来，院子里凉爽得很，干净得很”，到“改霞！你见天黑间往外跑做啥”；从“上海关。钟楼。时针和分针像一把巨剪”，到“妹妹叫宝情（成），我叫情（成）渝”……炫目的流霞一路流下来，落到风里，草里，水里，窗里，户里，灯里，浸透了我们的每一个早晨和每一个傍晚。

这流霞入杯可饮，这流霞可浇心田，这流霞出唇就是歌。

在中华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中，气，逸窜于宇宙和人生，或可见，或无踪。“文以气为主”，“心有诗书气自华”。作家和读者之间，是以暗逸默窜的气所连通的。没有气的诗文我们见得多了，那都是僵尸。一部好的作品，必然是活的生命，必然有脉动和呼吸。而一个好的读者，面对好的作品，必会体验到那涌动、回荡、流转和飞升的气，是一种美的享受。这气是作家灵魂中的才气、灵气、血气、骨气、醇美之气、浩然之大氣，它一旦渗入你的心灵，就会产生美的回响。

宗璞忆父亲冯友兰，提起冯老的口吃与他的哲学成就一样有名。

冯先生说“顾颉刚”的名字时，“咕叽咕叽”良久而念不出“刚”字；念“墨索里尼”，也必“摸索摸索”许久。冯先生在清华开“古代哲人的人生修养方法”课，首次听讲者达四五百人，第二周减到百余，第三周只余二三十人，四四周后竟只有四五人听讲，因为他的口才不堪卒听，一句“学而时习之”的“而”字，要“而”一分多钟。然而，冯先生把他的口吃转化成一个有用的演讲办法。每当口吃的时候，冯先生都停顿一下，这样一停顿反倒给听众一个思考他接下来讲什么的机会。冯先生接着讲出来的话，往往简要而精辟，于是很多学生渐渐喜爱听冯先生的讲座。

说起冯先生的口吃，立刻联想到同样口吃的顾颉刚先生。张中行六十年后依然清晰记得第一次看见顾先生的情景：“一个中年教授站在台上兀自着急，扫一眼学生，欲言又止，只

一朵一朵数流霞

□刘成章



我们好有福呐！先人给我们留下的遗产，硬件有辽阔疆土、高山大河、森林草原、岛屿海峡、珍禽异兽，以及我们一代代人的身躯；软件则是诗和箫，文和剑，诗魂剑气的精神流霞。不论它们是何种形态，都是我们的恒产，一件都不可少。

有了这文脉丰盈的流霞，我们的灵魂中就有了美好的景色，我们的生命中就生出了高贵的气息，而正义和良知就扎下了根，就会与我们

谈天说地

讷言者慧于心

□林颐

动嘴唇不发一语，转身在黑板上狂写不止……”顾先生期期艾艾，文章却淋漓飞扬，胸中万丘壑，脑中百万甲兵，下笔如有神，汨汨不休停。

口吃者往往说话简洁，或者转化为深邃精练的书面文字，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更好的作为。这些先生们，好几位虽非口吃，实属口拙。沈从文站在讲台上，抬眼望去，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，他呆呆地半天说不出话。好不容易开了口，匆匆忙忙十来分钟讲完了一小时的内容，他只得窘迫地转身，在黑板上书写：“我第

相伴终生。

有了它们，就会有雨，就会有雪，就会有三伏的雷响一阵一阵，我们的民族和国家，就会总是生机勃勃。

我本陕西人，不论走到哪里，一双兵马俑的眼睛，时时观照陕西。人道是秦川八百里红尘攘攘，开门闭门，辣子秦腔，脚底下踩的是代代帝王。而古都西安，“半城文化半城仙，凉菜里都拌着诗的标点”。这虽是戏谑的自诩，然而文脉浩荡确是事实。老一辈作家柳青、杜鹏程、王汶石、李若冰、魏钢焰，每个都是老去了的跋涉英雄。随着改革开放，一大批青年作家脱颖而出，佳作连篇。新一代作家中，因为呕心沥血而早逝者的名字有一长串：李佩芝、路遥、邹志安、田长山、陈忠实、王观胜、张子良、蒋金彦、王晓新、红柯，等等。他们都是文学的殉道者，是振动于文形而上的能量，是耀眼的流霞。

在我眼中，最炫目的那朵是陈忠实。这朵流霞是从灞柳风雪中升起来的，是从柳青的肩膀上升起来的，是从辽阔壮美的白鹿原上升起来的。忠实是我的好友，他的去世曾使我震惊哀恸。他是一个格局浩阔的作家。在文学的河里，他一个猛子扎下去，隐身六载，磨砺六载，苦写六载，他在成就《白鹿原》的同时，也成就了自己的不凡人生，被人们称为“关中的正大人物”。

古人说：“为求一字稳，捻断数根须。”我们通常只惊叹于那些文学大树的伟岸，却不曾看见那大树之下，是捻落的密密麻麻苍苍茫茫的无数枝柯。如果没有吃苦精神，是决然与“作家”二字无缘的。

现代文学巨匠柳青，也是一个大思想家。他曾说：“文学是愚人的事业。”这是个十分精辟的论断。大凡有点作为的作家，无不是个愚人。而其中的大愚，勇于在一片混沌中求真写魂的愚中之愚，他们放弃了尘世中的百般诱惑，与天地精神往来，一心从岩层里开掘元气，令历史的天空为之一亮。

无数优秀的作家已经走了，我们头上流霞如水，如火，如旗，我们传承着他们的精神，汲取着他们的创作经验，向前走去。路上有树有鸟，有春天的禾苗，风正好，气融而情畅，山高水长。当我们累了的时候，当我们文思滞塞的时候，都应该抬起头来，看看天空中那些飘逸的流霞，作一次身心的洗礼，然后挥挥手，继续前行。

一次上课，见你们人多，怕了。”作家卜乃夫回忆起周作人，说“他给我的最深印记，却是他的踌躇不决。他未开口之前，总是用手抓头，考虑一下，开口则有点吞吞吐吐，辅助词用得很多。”陈介石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通史，也是以笔代口，先把讲稿油印出来，等到上课，登上讲台，一言不发，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奋笔疾书。下课铃一响，他把粉笔一扔就走了。妙在他写的是跟讲义上所写的，虽然大意相同，但是绝不重复，相互补充浑然一体，显见得备课时是很花了一番工夫的。

“敏于行，讷于言。”几位先生可见一斑。他们将智慧内敛于心，而不轻易表露于外，谨言慎行，自省克己，桃李不言而下自成蹊，静水流深而泽被后世。今人爱夸夸其谈，常巧言令色，以能言善辩为能事，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本领。所以，其实今人不如少一些热闹喧哗，多一些安静沉默，转而向内心的求索和行为的实践吧。

陪你飞翔 忘却忧伤

□李雪莲

一样的价格。朋友批评我的吝啬，我说：“作为姑姑，我不差这几块钱几角钱的优惠，但是作为顾客，我第一次购买是因为怜爱和同情，第二次购买是因为质量和信任，我自然地享受她能给我优惠，是对她的尊重，我心安理得地提出坏果的索赔，是对她的督促。”她这一年开始学会与更多的人沟通交流，让我看到了她的突破与成长。

第三个职业是代理健康水果。我坚持以批发价在她那里购买，还要求所有我的朋友和我

侄女，是我父母哥嫂对未来的全部希望，也是我们心中最深的痛、最重的伤。四岁半，莫名的急性脑炎引发高烧，留下了右手不能写字等一系列后遗症！好在，她顽强的治疗和学习，一点点的刷新了医生的预判，创造了自己的奇迹！从活下来——摆脱病床——重新学说话——自己照顾自己——做家务——出地摊——沈阳住宿大专毕业——工作创业，她虽然资质平常，但是勤劳懂事，踏实善良，自食其力，乐于助人，终于赢得了大家的信任，也抚平了我们的创伤。

我最爱的平平，我愿意做现在陪你飞翔的那个人，不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，更心疼你飞得累不累，直到有一天，你终于可以遇到那个陪你飞翔的另一个人，看你幸福的模样，仿佛人世间从未有过忧伤！

大家V微语

每个人都是一本书

□悠然

●每个人都是一本书，父母是我们的出版社，生日是我们的出版时间，身份证是我们的书号。我们都是经历长达10个月的制版、装订，才终于面世。

●每过一岁，我们增加新的一页，上面将巨细无遗地记载着全年的言行事迹，那空白的扉页则是我们一张白纸般的婴儿期。没有人知道各自最终定稿多少页，但当缓缓合拢棺木的黑色封底，盖棺定论，我们是否应该让看完的人觉得开卷有益？

●很多人美容化妆，在自己的封面上大做文章；很多人锦衣狐裘，在自己的装帧上翻新花样。他们用塑料封套给自己戴起朦胧的面纱，用檀香礼盒让自己住进豪华的包间，常忘了充实里面的内容，反而使其匮乏、瘠薄、荒芜。

●每个人都是一本书。让坏人成为禁书，让好人成为畅销书，让我们用心写好自己，因为我们的印数只有一册。

端午

□马春葆

水边遍生芦苇，菖蒲却不多。

初夏，母亲约几个阿姨，去水边打苇叶、割菖蒲，为端午做着准备。苇叶青亮，菖蒲清秀，风一吹，苇和蒲的青叶相互触碰，发泠泠脆响，有金属质感，清香远传。

新采撷的苇叶，窝成菱形或三角形，装入糯米、蜜枣或者糯米、腊肉，包裹成型，放在锅里煮了，满屋满院子清香。忙不迭剥一只，果然软糯可口，鼻喉处全是香甜。

孩子们手臂扎着彩线，红黄蓝青紫交织在一起，别一番感觉。有些孩子的彩线挂着银质铃铛，一走动，鲜藕样的手臂就叮叮作响，好听。彩线编织的网兜挂到胸前，装入新煮的鹅蛋鸭蛋，有趣的很。三两孩童，拿了蛋互相碰撞，一较高下。

门窗前皆放了菖蒲和艾叶，据说可防疫驱邪避瘴疠。五月初五，端坐在季节的中间处，在艾草的药香里捧读典籍、遥想过往，能听见历史的回响。

咏蜡梅

□王晓丹

不意清塘照水漪，冰封大地是芳期。
浑身气质浑身骨，满树黄花满树诗。
蜜色清香逸霄汉，黄昏倩影动千枝。
争英要竟天飞雪，我自偏开腊月时！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张红宇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冯漫
图编：王泰舒

零售
专供
本报

